

檢

論

卷三

檢論 章氏叢書之一

卷五

民數

陰陽之氣發歛之度無古今一也叢林喬木不一日而茲惟蟻
蟻醯雞歟蠕動羣飛其卵育亦不迨人者獨異是自嬴氏以前
里閭什伍之數尙已蓋漢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
萬後漢和帝永興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

此據續漢郡國志注引伏無忌

所記東漢戶口此爲最盛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元

薛禪皇帝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明神宗萬歷
六年口六千六十九萬清興以來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
三十一萬乾隆五十九年口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六萬道光二十八

年口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其辜較如此

近代民數據官書所言如此包世臣

說儲上篇後序則云前此兵革未起戶口極盛時爲人七萬餘萬口包氏說儲作于嘉慶六年則所云戶口極盛時者亦指乾隆時而言而數校官書倍且有餘假令夫婦各生三子以二十五萬爲一世八十年并本爲五世第二世三千四百九十五萬人第三世五千二百四十二萬五千人第四世七千八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人第五世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十九人至第五世配時第二世以下皆尙在亦祇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六萬餘人尙不及乾隆官書之數平均計之必無一夫一婦皆生三子者亦無人壽皆至七十以上者中閒天札之數又去三分之一則乾隆官書所載必非實數况說儲所錄邪至咸豐時每歲會計率不過三萬萬人十年祇二萬六千九十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五人視道光末驟減一萬六千餘萬人固由兵事亟興戶口凋耗然前此人數既難質信後稱二萬六千萬人亦尙有

虛增也夫自元始以來至于康熙千七百年民數不相越及

乾隆之季相去財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說也借曰天下久無事民不見水火蠶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

天寶溯貞觀中原無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
借曰疆域袤延前代所未有未有者卽回部耳漢嘗開朝鮮高
句驪以爲樂浪立菟從漢訖唐皆有交趾九真日南今亦未能
郡縣之也蒙古今爲汗羈屬理藩唐時則且滅突厥以置刺史
元又瘡侈明雖削猶兼緬甸地較其長短闊陬亦略相當且回
部素不上版藉稀人曠土其戶口何足選天府所登未越九州
也章炳麟曰均庸調于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蘇秦
漢民皆有口賦有口賦則民以身爲患雖有編審必爭自匿矣
有司懼負課會計其數又十而匿三四口賦旣免貧優于富厚
游惰優于勤生民不患有身雖不編審而爭以其名效于上矣
故乾隆之民數增于前十三倍者曷之隱竄伏匿者多也且升

平之世疆吏喜以廛盛媚于上彼將曰衮益民數旣不足以累郡縣聖靈斐然宜有所潤色以樂主聽則虛增之可也非直虛增爾戶籍屬草藁多受成于保甲一人而遠游地旣鬲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復榜其名在所及要取旣上無校讎者卒不爲刪除繆複若是則以一人爲二人也一隱之一增之故相去若北谷至十三倍其舊然則元始以來民必有盈萬萬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過倍萬萬也雖然古者樂蕃遮而近世以人滿爲慮常懼疆宇隘小其物產不足以龔衣食今淮漢以南江皋河瀕沮洳之地蓋樹藝無甌脫矣東南之民數宜必數倍前代使闢地于巨島灌莽間則鄰國先之使從事于河雒昔之膏腴今乃爲沙磧地質易矣不可以植稻梁而猶宜于嘉卉東胡

西域水草沃衍過中原足以播種莫挈之則窳也故弱者道殣
疆者略奪終則略奪不可得而人且畧奪之章炳麟讀小雅至
于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卹然歎曰烏虜後司農見之矣言有萬
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

方言

中國之燕樂輓世以南曲爲安雅而宛平成都會六百年趨市
朝者習其言其樂浸隆今南紀諸倡優皆效幽冀爲殺伐悲壯

矣章炳麟曰格以聲音之倫而燕趙間多清急

陸法言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

趙則多傷重濁此以紐切言之燕趙多以輕唇爲牙音故云重濁若音響之緩急剛柔則反是

所謂聲音也且

京師者有時而爲陵谷聲樂之大湊必以水地察其恆爲都會
者齊州以河漢分南北河衛之岸謂之唐虞漢之左右謂之夏

楚舜以南風紂以北鄙鑷向辨其違矣周人作四始而音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取說苑修文篇義

韓詩之說周召以爲其地在南陽甫

郡閒大史公曰潁川南陽禹之所都至今謂之夏人南郡固全楚時郢都也孫卿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夏之與越相爲正乏夏之與楚相爲扶持故質驗之以地二南如此質驗之以水汚漢之川下流入荊州而命之曰夏水其國曰楚若然夏楚者同音而互稱

楚從疋聲聲本同夏其說詳後

晉名於晉水齊名

於天齊楚名於夏水其比類一也母其南陽南郡者故爲二夏若鎬池伊雒之爲二周與殷之有三薄邪齊州之音以夏楚爲正與河衛絕殊故曰能夏則大然猶謂楚聲南蠻侏離此河衛之閒里巷婦子之私言未足以爲權量也察文王之化西南被

於庸蜀濮彭而江漢間尤美故克殷之役史岑稱之曰蒼生更

始朔風變楚

出師頌

審師文王者必不夷俗褻音楚矣二南廣之

以爲雅二雅張之以爲頌四始之聲惟楚夏以爲極十三國獨

楚無風儒者皆言以僭王不貢包茅擯棄之失也元氣廣厚而

物博用當其無黃鐘小素不以名宮元音含少同律則不專其

月何者以十二調所公也詩三百皆以楚言爲中聲尙安取楚

風矣今夫種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辭異同爲大齊故自變楚以

更始則殷薄之族爲頑民自此始也天之草昧大陸之先民必

賓巨川以爲宅舟楫旣盛資其流衍溯之泗之厲之杭之然則

百貨殷賑市里良輿方五千里之閒而都會山出碁置矣惟齊

州人自西方來一自秦一自蜀北賓河衛而居之南賓江淮而

居之然先周帝王之宅或在河朔浚爲溝洫以限北虜五稼茲
繇樂得阜民之地從其喜好繇俗甘食宴居而憎故部僻隘故
蜀亦浸廢荊州處徐楊蜀間卽以忤心辟爲要服周而始有楚
聲而非莫也熊嚴之作與上國抗衡諸吳越復繼起及孫氏王
于武昌金陵訖晉之東冠帶在是矣案抱朴外篇審舉曰昔吳
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
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此乃見同于左衽之類按
此蓋抱朴過語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華譚舉秀才武帝親策
之戴若思以盜賊之徒被舉孝廉爲趙王倫所辟弟邈亦舉秀
才邈太子洗馬賀循舉秀才除陽羨令則吳士用者多矣尋機
雲入晉甚被尊禮大業拾遺載煬帝述晉武語曰江東之有吳
會猶江西之有汝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雖云其聲多楚未嘗
怪詭意其時中州言語與楊域未有大差及永嘉之末華夏衣
纓盡過江表此之吳人又非陸機土著之比也世說桓玄問羊
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妖而浮此蓋一時評論非衆心所
同宋劉昶降魏史臣便云晉襍夷夏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
臂至于痛傷豈楊部之音遠與晉初有異蓋魏世諸王音襍鮮
卑乃以非夷爲夷也隋經籍志云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

以夷語則其徵也

然至唐世仕宦者猶不欲得南方楊詡以爲樂土亡

與比暱者其在維師鄴下是何也王景之治河功施千年始永
平卒之開運河無邕潰是故砥柱可漕孟津可下商旅駢闐亭
候修飭都邑士女芋以閔其氣不彫益賑南方者卑溼陜促或
不得比焉熙寧以降河則歲歲橫決水門崩圯隄繇不息下自
勃碣上至二陵三千里間水道所在梗塞故其榜船絕迹化居
邕滯民日蔽幪亡職業而獮不狎非獨被金元之殺掠爲然也
河之不治則有焉當是時南方江漢之水其波淪如故以是使
其行旅日通俊民日蕃乃幾與北方異氣中國謂谿谷諸苗蠻
滿洲謂漢人蠻見揚州十日記淮北人謂淮南人蠻距鬲川瀆耳而相
鄙賤若異種矣迹江漢之盛有輪郭于春秋張于吳晉弻于宋

以至今然其萌芽卽自變楚始夫聲樂者因于水地而蒼生當
從其華者以更始幽冀之音其道不久矣凡今語言略分九種
河之朔暨于北塞東傳海直隸山西南得彰德衛輝懷慶爲一
種紐切不具亢而鮮入唐虞及虜之遺音也陝西爲一種明徹
正平甘肅宵之不與關東同惟開封以西卻上

陸法言曰秦隴則去聲爲入梁

益則平聲似去至今猶然此卽陝西與關東諸部無入者之異也

汝寧南陽今日河南故荊豫

錯壤也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爲一種武昌漢陽尤曄緩當
宛平二言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漳泉惠潮又相輔也不足論開
封而東山東曹沈沂至江淮閒大略似朔方而具四聲爲一種
江南蘇州松江太倉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爲一
種賓海下溼而內多渠澮湖沼故聲濡弱東南之地獨徽州寧

國處高原爲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西廣信饒州也浙江溫處台附屬于福建而從福寧福建之汀附屬于江西而從贛然山國陵阜多自鬲絕雖鄉邑不能無異語大略似也四川上下與秦楚接而雲南貴州廣西三部取爲僻左然音皆大類湖北爲一種滇黔則沐英以兵力略定脅從中聲故其餘波播于廣西湖南之沅州亦與貴州同音江寧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撫治所音與佗府縣稍異用晉宋嘗徙都然弗能大變也夫十土用文字而欲通其口語當正以巴蜀楚漢之聲然執不舍徑而趣回曲觀于水地異時夏口之鐵道南走廣州北走蘆溝橋東西本其中道也卽四鄉皆午貫于是君子知夏口則爲都會而宛平王迹之磨滅不終朝是故言必上楚反朔

方之聲于二南而隆周召

右方言篇亡清庚子辛丑閒爲之時念清亡在邇其後十年義師亦竟起于武昌然正音之功卒未顯著今世語音合唐韵者莫如廣州朱元晦陳蘭甫皆徵明之其次獨有武昌耳若夫小成榮華固不足道元巍李冲云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則爲正孝文雖胡人亦知其非是矣

訂文

秦邈之人款其皋門而觀政令于文字之盈歉則卜其世之盛衰矣昔之以書契代結繩者非好其籀之也萬事之憲萌皆伏于籀名實惑眩將爲之別異而假蹠迹以爲文字然則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則文以益籀亦執自然也荀卿子曰後王

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
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
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爲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嵒嶠雖欲文
之不嵒嶠不可得也遠人有言遂古之初人人皆聖涅其地形
漆其壁以爲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鬪興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
當是時布政之堂與祠廟爲一故以畫圖爲斐之政以揚于王
庭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簞
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爲俘馘繪諸此其于圖也史視之
且六典視之而民之震動恪恭乃不專于神而流弛于圖見圖
則夷然師保疎其前矣君人者藉此以相臨制使民馴擾于事
益便頃之以畫圖過繇稍稍刻省則馬牛鳧鷖多以尾足相別

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殺而成一畫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溝陌又爲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爲象所謂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州國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託之于是有諧聲字則西域字母根株于是矣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衆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伸緣傳以爲稱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爲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義祖禰一名久而莫蹤迹之也今英語取數無慮六萬言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鱗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章炳麟曰中國之字非少也今小篆九千文以爲語抵其數過于歐洲衆而成名則百萬以往然

自北宋之亡而民日鼎煡九千之祗不能盡識也是故脣吻所
僭千名而足檄移所僭二千名而足細旃之所承金匱之所藏
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廟之所奏同律之所被箸于賦頌
者四千名而足其他則視以爲腐木敗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
百官察萬民者則蕪乎檄移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廣庶事之
博而以佐治者厯是斯亦過省削矣且夫文因于言其末則言
摯迫而因于文何者文之瑣細所以爲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爲
樸也刻玉曰瑑刻竹以爲書曰篆黑馬之黑與黑絲之黑名實
眩也則別以驪緇青石之青孚筍之青名實眩也則別以蒼簣
琅玕怨耦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異則別以迷仇馬
之重遲物之重厚其重同其重之情異則別以篤竺本木曰柢

本厓氏曰氏仰視蒼也謂之天髮際曰顛此猶單辭也辭或冗矣而進言動辭者勿便使造字無神祇則終古曰天之引出萬物地之提出萬物者爾斯則劇口且煩簡書也故號以神祇而一言瞻矣此猶物名也歷物之意志念祈嚮之曲折其變若雲氣而言或以十數莫曰輟則終古曰車小缺復合也莫曰毋則終古曰女欲姦訶止之勿令姦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號以輟毋而一言瞻矣然則名之箸者文從其言也不可苟紆于祈嚮而饌具一名以引導之其必自史官之達書名使民率從以爲言無疑也雖然視彼六萬言者非少也桑而成名不得其術則以爲少後之林烝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撫之故無其名今匱於用者則自我